

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

老人与海

Old Man and the Sea



CLASSIC
LITERATURE
联袂推荐

原著 / 欧内斯特·海明威
编译 / 名家编译委员会
〔美国〕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

原著 /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[美国]

编译 / 名家编译委员会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; 名家编译委员会编译
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8.1
(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)
ISBN 978-7-5455-3353-8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7710号

老人与海

LAOREN YU HAI

出品人 杨政
原 著 [美] 海明威
编 译 名家编译委员会
责任编辑 李蕊
责任印制 董建臣 张晓东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55mm × 215mm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33千
定 价 24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3353-8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，人们争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，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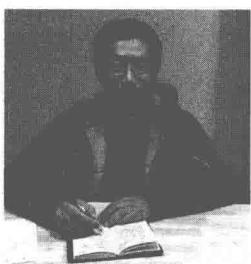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

C L A S S I C

“名家名译全本世界经典文学名著”丛书

名家编译委员会



|丛书翻译总顾问|

纪江红

北京人，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，历任进出口工业贸易翻译、外企市场开发工程师、广告设计公司业务经理、DM媒体执行主编、出版公司总编辑等职务，主持编译了《世界十大名著》等大型丛书，个人译著包括《设计中的设计》《白》《奢侈：爱马仕总裁回忆录》等。

丛书编译者（部分）以下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

- 程培耕 著名中小学教育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
- 郭彦甫 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研究生毕业，资深翻译
- 黄林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，高级翻译
- 李凡 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，资深翻译
- 李辉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、教授
- 林清源 北京语言学院英美语言文学系博士毕业，高级翻译
- 鲁西 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后，资深翻译
- 罗永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博士，资深翻译
- 倪晓卿 社科院世界文学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- 吴丽萍 知名翻译家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、教授
- 吴勇岩 浙江大学教授，浙江省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
- 尹正斌 外交学院国际教育学博士毕业，高级翻译
-

译序

P r e f a c e

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（1899—1961），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予银质勇敢勋章；1953年，以《老人与海》一书获得普利策奖；1954年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；2001年，美国现代图书馆将他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《永别了，武器》两部作品列入“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”。他的作品对当时和后世文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海明威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，他年少时便展露出卓越的文学才华，高中毕业后进报社成为记者，后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对人的身体、心灵造成的创伤。也正是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，让海明威的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反省与思考，同时也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。

海明威幼时多在瓦隆湖的农舍中度过，自小便承袭了父亲的爱好，喜欢打猎、钓鱼、露营等，对大自然充满了向往与热爱，因而在海明威的众多作品中，有很多对自然的深情描摹。18岁时，高中毕业的海明威面临大学、战争与工作的选择，尽管父母希望他能继续深造，但海明威最终毅然选择了放弃上学，到《堪城星报》担任记者，从此开始了写作生涯。当时，《堪城星报》在美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拥有众多才华横溢的记者，耳濡目染中，海明威逐渐对写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但真正使海明威的作品深度得以提升的是他参加战争的经历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海明威来到战争前线，被战争的残酷深深震

撼，更在内心深处对战争、对人性开始了深刻的剖析与思考。在海明威的许多知名作品中都能看到战争的踪迹，如《永别了，武器》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等。

海明威被视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，有“文坛硬汉”之称。这不仅与他的作品精神息息相关，同时也与其简洁流畅、短小精悍的语言风格密不可分。在海明威的作品中，见不到矫揉造作与哗众取宠，更多的是以基本词汇、简短句式表达最复杂的内容，抛却多余的修饰，将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读者。因而，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与事物都以质朴出名，却更具亲和力与真实感。

本书收录了海明威最负盛名的小说《老人与海》，同时也将其著名的短篇小说《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》《没有被打败的人》《在异乡》等收入其中。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海明威深刻的哲思、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已被翻译为多国语言。

在《老人与海》中，读者将领略到海明威如何用名词、动词的简单组合描绘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，感受作者深刻的文学底蕴和艺术境界，体悟老人的意志、顽强、勇气与力量；在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中，读者将看到海明威通过事物外观透视展现人物情感，用高度清晰的视觉化语言和直接的物象表现宇宙与生命，将读者一次次从眼前的景象带入人物内心深处，感受人物的悲与喜；在《杀手》中，读者将看到海明威以简洁的对话推进情节的高超的叙事艺术，给人以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受。

海明威以清新洗练的写作风格净化了一代文学作者的传统文风，在欧美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海明威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小说家，更是20世纪最后一位文化英雄。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—老人与海—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2 · 第一章 老人与孩子 | 036 · 第七章 较量 |
| 014 · 第二章 出海 | 055 · 第八章 捕获 |
| 017 · 第三章 远航 | 063 · 第九章 返航 |
| 022 · 第四章 飞鸟与鱼 | 066 · 第十章 鲨鱼 |
| 028 · 第五章 相遇 | 072 · 第十一章 战斗 |
| 032 · 第六章 黑夜 | 082 · 第十二章 回家 |



附：

—海明威经典短篇小说—

088 · 白象似的群山

094 · 大双心河（一）

103 · 大双心河（二）

114 · 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

150 · 没有被打败的人

182 · 乞力马扎罗的雪

209 · 杀手

220 · 世上的光

228 ·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

234 · 一天的等待

238 · 印第安人的营地

243 · 在异乡



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《老人与海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，主人公的原型是古巴老渔夫格雷戈里奥·富恩特斯。富恩特斯在1936年曾出海很远捕到一条大鱼，但在返航时大鱼遭到鲨鱼的袭击，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。海明威被这个故事触动，由此创作出了《老人与海》。

小说通过老渔夫圣地亚哥与一条大鱼搏斗的故事，歌颂了不畏艰险、不惧失败的斗争精神，并将海明威干净简明的“电报式”文风发挥到极致。

literature

Chapter

第一章

— 老人与孩子 —

他是一个在湾流^①中打鱼的老渔夫，常年驾着他的小船，在大海的波涛中穿行。可现在，距离上一次满载而归已经过去八十四天了，他却连一条小鱼也没有捉到。

起初，还有一个孩子和他在一起。但过了四十天，他们还没有捉到一条鱼，孩子的父母便认为老人一定是倒霉到了极点，就带走了孩子，把他送到另外一条船上。在那条船上刚待了一个星期，孩子就捉到了三条大鱼。

尽管如此，孩子还是非常想念和老人在一起的日子，是老人教会了他怎样打鱼，他的第一条鱼就是跟老人一起打到的。看到老人每天回来时船都是空的，他的心里总觉得非常难受。这时，孩子就会主动走上前去，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、鱼叉、鱼钩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，跟他一起走回家去。

那张帆已经残破不堪了，上面用面粉袋子横七竖八地打了不少补丁，就跟它的主人一样，早就没有了当年的神气劲，看上去就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。

老人的样子消瘦而憔悴，脊背也有些弯了。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明显的痕迹，他脖子上的皱纹又细又深，多得数不清。粗糙的腮帮上有一些褐斑，一直

^① 湾流：指墨西哥湾暖流，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，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方向流动，是鱼类群集的地方。本书的主人公为古巴首都哈瓦那附近的渔夫，经常到湾流里捕鱼。

延伸到脖子下面，那是长期在海上捕鱼的结果，强烈的阳光在热带海面上不断反射，光线引起了皮肤病变，从脸颊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。

老人的双手因为经常拖拽钓鱼的绳索，被磨得很粗糙，还留下了一些很深的伤疤。这些伤疤一层又一层地交织着，没有一块是新的，它们就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古老。是的，在他的身上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老迈残破，除了那双湛蓝的眼睛，它们永远闪着愉快的、不肯认输的光。

“圣地亚哥！”孩子从老人的船上爬上岸，看起来似乎很高兴。他对老人说：“这些天我们家挣到了一些钱，现在，我终于又能陪你一起出海了。”

他知道，孩子爱他，舍不得离开他。

“不，你遇到了一条交好运的船，还是和他们待下去吧。”

“你还记得吗？这并不是最坏的时候，你有一次接连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，但在接下去的三个星期里，我们每天都能捉到大马林鱼，那时候多开心啊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，我也知道你不是因为对我没有信心才离开的。”老人回答说。

“是我爸爸叫我走的。可惜我只是个孩子，不能不听他的话。”孩子无奈地说。

“我明白，这合情合理。”老人说。

“他没有多大的信心。”孩子低下了头。

“是啊！”老人仰起了头，说道，“可是我们有，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孩子愉快地抬起头，“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喝杯啤酒吧，然后我们一起把打鱼的家伙带回去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！”老人说，“都是打鱼的人嘛！”

十分钟后，他们已经坐在了饭店的露台上。这里已经坐了不少人，年轻的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可他只是笑笑，并不生气。另外一些年老的渔夫同情地看着老人，心里替他感到难受。

不过，他们都控制着这种情绪，并没有把感情表露出来，只是斯文地喝着啤酒，谈论着一些在这种场合经常会谈论的话题，比如他们如何把钓索送到海

面下，好天气持续了多少天，明天天气会怎样，还谈起这些天的见闻。

在离饭店不远的地方，那些有所收获的渔夫们已经回来了，他们正忙着把打回来的大马林鱼拖到案子上，再把它们整个剖开，把鱼肉一片一片整齐地排在木板上。然后两个人抬着那些木板，晃晃悠悠地来到附近的收鱼站，在那里等冷藏车来，好把他们的鱼送到哈瓦那^①的市场上去出售。

海湾的另一边是一家鲨鱼加工厂，逮到鲨鱼的渔夫们把他们的猎物送到那儿去，用带钩的滑车吊起来，先除去内脏、割掉鱼鳍，再剥去外皮，把肉切成一条一条的，准备腌制。

每当刮东风的时候，便会从加工厂那边传过来一股股鲨鱼的腥味。可今天刮的是北风，这味道闻起来淡淡的。天气很晴朗，让人觉得轻松舒适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叫道。

“哦。”老人答应着。他正握着酒杯，想着那些很多年前的事。

“我去弄点儿沙丁鱼，留着你明天用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，你还是去打棒球吧，我还可以划船呢。再说，罗赫略也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可我真的很想跟你去。即使不能陪你打鱼，我也想替你做些别的事情啊。”

“你不是已经请我喝啤酒了吗？”老人说，“我发现了，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的时候，我有多大？”孩子问道。

“五岁。那天，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，它差一点把船撞碎，你也险些送了命，还记得吗？”老人问。

“当然，我记得鱼尾巴‘砰砰’地拍打着我们的小船，劲特别大，船上的座板都被它打断了。我还记得你让我躲开，猛地把我推向船头那边，我猛地绊了一跤，那儿放着湿漉漉的钓索。我当时觉得整条船都颤动起来了，听到你‘啪啪’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简直就像在砍树。还有，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

^① 哈瓦那：古巴首都，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也是古巴最大的城市和港口，始建于1519年，1898年起成为首都，面积约727平方千米。

丝的血腥味，现在还能记起这味道呢。”孩子兴奋地说。

“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？还是不久以前我曾经和你说过你才想起来的？”老人问道。

“自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海，一直到现在，所有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孩子说。

老人的嘴唇动了动，用他那双因常常遭受日晒而显得目光坚定的眼睛怜爱地望着孩子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闯。可你是你爸爸、妈妈的儿子，又搭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。”

“还是让我去弄些沙丁鱼来吧，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条鱼饵来。”孩子说。

“不用，我还有一些今天剩下的，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上了。”老人说。

“还是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一条。”老人说。

他的信心和希望从来没有消失过，这时，它们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。

“两条。”孩子坚持着。

“就两条吧。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你不是去偷的吧？”

“我愿意去偷，”孩子说，“不过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。”老人说。

他心地单纯，从来不会去琢磨自己什么时候沦落到了这样窘迫的地步。可是，他知道这并不丢脸，这一切只是由于运气不好，无损于真正的自尊。

老人望了望远处，“看这海流，明天准是个好日子。”

“你打算上哪儿去？”孩子问道。

“去得远远的，等转了风向再回来。我想，天亮前我就要出发了。”老人说。

“那好，我也想想办法，叫我的船主驶到远一点的地方去。”孩子说，“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捉到一条真正的大鱼，我们就可以赶过去帮你的忙。”

“他可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。”老人说。

“是啊，”孩子有点失落地说，“他总是这样，真没办法。不过我能看到好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如果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，我就会叫他去追赶鱼群。”

“他的眼睛这么不中用吗？”老人有些奇怪地问孩子。

“他简直是个瞎子！”孩子撇了撇嘴。

“这可奇怪了，他从来没有捕过海龟，只有那玩意儿才伤眼睛啊！”老人说。

“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^①捕了那么多年海龟，你的眼力还不是好好儿的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你怎么忘了，我可是个不寻常的老头啊！”老人呵呵地笑了起来，脸上的皱纹一条条地聚拢。

“那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大鱼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当然，我还有不少窍门呢！”老人回答。

“我想我们还是把东西拿回家吧，这样我就可以拿渔网去捕沙丁鱼了。”孩子说着站了起来。

他们走到船边，弯腰从船上拿起全套打鱼的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在肩上，孩子拿着破旧的木箱，里面放着盘成一卷的褐色钓索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。

盛鱼饵的匣子一直给藏在小船的船艄下，那儿还有一根能收服大鱼的棍子，专门用来打晕那些被拖到船旁的家伙。老人的船停在这里很多年了，谁也不会来偷他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去的好，因为这些东西沾了露水就不好使了。

再说，尽管老人深信绝对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还是认为将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空无一人的船上不太妥当，因为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引诱。

他们顺着大路走了一段，来到了老人住的窝棚。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孩子也跟着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。

窝棚是用一种叫作“海鸟粪”的大椰子树的苞壳做成的，里面的摆设很简

^① 莫斯基托海岸：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东部，是濒临墨西哥湾的低洼地带，长满了灌木林，为印第安莫斯基托族居住的地方，因此得名。

单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除此之外，地上还有一处烧饭的地方。

在斑驳的褐色的墙壁上，端正地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，还有一幅科布莱圣母像，这两样东西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，它们都是老人妻子的遗物。

过去，墙上一度挂着一张他妻子的彩色照片。但每次见到这张照片，老人都会觉得自己更加孤单，所以他把照片取了下来，小心地放在屋角架子上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东西？”孩子问。

“有一锅鱼煮黄米饭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”

“不，我还是回家去吃。要我给你生上火吗？”孩子说。

“不用，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，”老人说，“不过生火太麻烦，我看我就直接吃冷饭算了。”

“那我去拿渔网好吗？”孩子又问道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早就没有什么渔网了，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卖掉的。然而，出于习惯，他们每天都要扯这样一套谎话。当然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，关于这一点，孩子也清楚得很。

“八十五倒是一个吉利的数字，你想看我捉住一条一千多磅的大鱼吗？”老人说。

孩子笑笑：“我去拿渔网捞沙丁鱼，这会儿你就坐在门口晒晒太阳，好吗？”

“好吧，我这里还有一张昨天的报纸，正好可以看看关于棒球的消息。”老人说。

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一句谎话，可老人真的从床底下取出来一张报纸。

“这是佩里在杂货铺里给我的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我一弄到沙丁鱼就马上回来，到时候我把你的鱼和我的鱼一起用冰镇

上，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了，你再告诉我棒球的消息。”孩子说着向外走去。

“扬基队^①不会输的。”老人扬了扬手中的报纸。

“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相信扬基队吧，孩子。别忘了，他们有了不起的迪马吉奥^②。”

“可我还是担心，不但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，也担心底特律老虎队。”

“当心点，要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都要担心了。”老人笑着说。

“我会的。那你在这儿好好儿看报纸，等我回来给我讲讲，现在我要去捞沙丁鱼了。”

“你看我们去买一张末尾号码是85的彩票怎么样？明天可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老人问孩子。

“我看行。”孩子说，“不过你上次创的纪录是八十七天，那张末尾号码是87的彩票怎么说？”

“这一次可不一样，我担保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。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85的吗？”

“我可以去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要两块半，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这个容易，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。”

“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，不过我不想借钱。第一步是借钱，下一步就要讨饭喽。”

“你最好穿得暖和点，先生，”孩子说，“别忘了，我们现在是在9月里。”

“这个季节正是大鱼露面的时候，”老人说，“在5月里，人人都能当个好

① 扬基队：美国职业棒球界的强队。

② 迪马吉奥：扬基队中最出色的球员之一，以善于击球而著称。